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三

漢臣

關羽

張飛

趙雲

陳到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昭烈  
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昭烈為平原相  
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

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

險

原注蜀記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于

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昭烈襲殺徐州

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原注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

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

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

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

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圍操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

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原注傳子曰遼欲白太祖恐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

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

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

為其主勿追也

原注裴松之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非有霸王之度量孰能

至于此乎實從昭烈依劉表表卒操定荊州昭烈自樊

曹氏之休美

將南渡江別遣羽船會共至夏口

原注蜀記曰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

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

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

昭烈曰造次失之

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耶裴松之曰備後與董

承等結謀但事洩不克諧爾若為國惜曹公其如此言

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

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操可殺身必不免

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破操

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爾

於赤壁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

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  
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故推重羽答之曰  
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  
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  
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內痛醫曰矢鏃有毒毒  
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便  
伸臂令醫劈之適請諸將飲酒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

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既得益州孫權遣使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取三郡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羽督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而已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眾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圍將

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芳皆降於羽陸渾氏孫狼等殺縣主簿南附於羽羽授狼印給兵還其支黨布於梁邾之間皆受印號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國家大計未足為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已



蓄怨欲圖羽及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復敕使勿速進  
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延又自己得于禁等  
乃罵曰貉子敢爾吾拔樊不能滅汝邪權聞之遂欲圖

羽偽以手書謝且許自往

原注典畧云云即上本文裴松之曰荆吳雖外睦而內相

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于艣  
艣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于  
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權之手書謝羽許以親往及匿其形迹皆取偽之術  
也典畧所載為得其情故取之及羽以于禁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米

湘關權大怒為牋與曹操請討自効遂發兵遣呂蒙等

襲羽糜芳傅士仁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

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

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救曹仁

原注蜀記曰羽於晃

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  
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

晃曰此國之事爾

羽不能克引軍南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

衆妻子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纔十餘騎

權遣將潘璋邀擊羽及子平於臨沮皆遇害

原注蜀記曰權遣將

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  
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

今豈可生乃斬之裴松之曰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  
斷羽走路羽至斬之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  
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權遂全據荊州  
以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表送羽首於曹操操并求其屍以諸侯禮葬之羽初出  
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其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得還  
景曜元年追謚曰忠義羽儀狀雄偉嶽嶽尚義儼若  
神人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然剛而自矜終以  
取禍云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  
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

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彞續封景曜末龐德子會從  
鍾鄧入寇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事昭烈羽年長數歲  
飛兄事之昭烈從曹操破呂布還許操拜飛為中郎將  
昭烈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  
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  
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  
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昭烈既定江

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守南郡  
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  
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  
取頭顏色不變曰取頭便取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  
引為賓主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  
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

錦十足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  
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  
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  
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  
道走引軍還巴土獲安昭烈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  
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  
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

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  
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倖蹤名虎  
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與初飛雄猛過於  
關羽咸稱萬人敵並有國士之風羽善待卒伍而驕於  
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常戒之曰卿刑  
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常在左右此取禍之道

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關中會江州  
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張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  
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蚤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  
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  
死

議曰羽飛從昭烈喋血起義夙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  
百折興王闕如兩虎嘯風從龍夾之以飛雄猛震一世



號稱萬人敵羽報効於操致書而去飛瞋目橫矛而與  
操決矯矯義烈上通於天漢于是乎不亡及羽禽于禁  
飛敗張郃掎角荆梁蟠亘萬里示天下形勢賊不足平  
也羽威震許雒權操墮膽梟潛鼠伏陰謀揜襲壯哉乎  
為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與飛以死報  
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謹案趙雲傳闕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

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三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昭烈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

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毋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議曰雲忠繼繼禦侮始終不渝為漢爪士功烈志膽曹樊之儔雲尤識慮經遠壯而不疏每進忠益輒中幾會其諫昭烈之討權較其輕重固宜先魏後吳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則有未盡者夫惡莫大于黨賊故春秋深治賊黨賊而無黨則為惡者孤亂臣賊子懼焉是以釋州

吁而誅宋公之伐鄭置華督而貶諸侯之成亂也

原注春秋

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公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知昭烈漢室之胄有英雄之畧帝王之器處操之後終不以荊州相奉乃襲殺關羽勸操代漢稱說天命既又稱臣於丕志於偷竊名號據江東南面自帝則其險詐無耻又甚於操獎篡與賊罪浮於丕漢賊不在魏而在權矣矧於昭烈與羽義同生死苟雪讎耻雖以國斃無

所於憾先吳後魏未為失也王者之所為衆人顧豈識

哉

謹案伐吳之役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及魏亭之敗諸葛亮曰使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

則是伐吳之失當時已有定論此議所謂苟雪讎耻雖以國斃無所於憾者可謂得昭烈之心而謂先吳後魏未為失也則於情事為不合矣

馬超字孟起衛尉騰之長子也

原注三國志超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

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川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騰為李傕所敗而還涼州也袁尚

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并州刺史高幹匈奴南單于

共攻河東發使與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司隸校尉鍾  
繇令馮翊張既說騰為言利害逆順騰乃遣超將兵萬  
餘人與繇會繇署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援幹於  
平陽超為流矢所中囊足以戰大破之超將龐德斬援  
納頭韃中以獻繇操乃表超為徐州刺史拜諫議大夫  
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  
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原注陳志又拜超弟休奉車  
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

屬皆詣鄴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  
惟超獨留

等相結進軍據潼關操自擊之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欲自蒲阪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操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操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操與遂

單馬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

謹案江表傳曰超負其多力嘗製六

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大祖聞之曰幾為牧虜所輕

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

超乃不敢動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因縱擊大敗之斬宜堪等遂超奔涼州操退至安定會北方有事

引軍東還誅騰夷三族

原注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

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揚阜說曹操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盡有隴右之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揚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



城門盡殺超妻子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

魯

原注通鑑綱目獻帝建安十八年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揚阜起兵攻之超奔漢中注操

還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車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曹操使夏侯淵救超逆戰敗之會楊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叙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讒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

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衛使為內應時超以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耶九月阜與叙昂奉討超衛因譎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依張

魯張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以女妻之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胸嘔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十九年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許之還圍祁山夏侯淵遣張郃救之

超敗走復還漢中知魯不足計事又魯將楊昂等

謹案楊昂

陳志作楊白查霍峻傳作楊昂

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昭烈時圍成都

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

請降昭烈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

之超建旗鼓列軍士徑趨城下城中震怖一旬而成都

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

原注山陽公戴記超

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

止不復呼備字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  
義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裴松之曰超以窮  
歸備矣受其爵位可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  
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  
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馬得與  
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  
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禮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  
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  
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表暉樂資  
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昭烈

為漢中王拜超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  
涼州牧進封豫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  
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

歸正反本暨於氏羌率服獫狁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  
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飈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  
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  
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  
為曹操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  
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超之入蜀也其庶  
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操得之以董賜閭圃以

秋付魯魯手殺之

原注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

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擊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議曰馬超父子勇冠西州與韓遂頡頏為寇殘滅三輔  
墮傷漢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漢遂以亡天下分裂不  
能歸命有德卒墮操手闔門誅夷償蹈不悔有勇無義  
君子悼諸然潼關之役操幾不免孤劍來歸即則關張  
之列超亦人豪也哉

贊曰扼腕建義夾輔復漢死生不渝扞主於難羽以義  
強飛以勇聞揮斥風雲撼搖乾坤視操如狐視權如鼠  
莫我敢當夫孰予侮仡仡雲忠載纂武功超幾獲操一  
時之雄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法正

謹案龐統傳闕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明五經兼通讖緯  
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袁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



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  
有禮故四時勤謁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守遂不敢復言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徃候父  
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會吏會者數百人父問真  
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為三公

原注

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察孝廉試以章奏  
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歷事六帝在公台三十餘年凡二履  
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

前後徵辟皆不就

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

卒父行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飢荒正與同郡  
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聲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僞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松  
於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曰誰可使  
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昭  
烈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間曹  
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

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昭烈曰以明

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

謹案今本陳志無弱字宋本有弱字與此合通志亦

有弱

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

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照烈然之沂江而

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

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

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

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

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矣照烈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

不感以至於此爾今國事已危禍患在速雖捐放於外  
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  
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  
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

日月相選

謹案陳志作相選通志作相選與此合

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

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  
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  
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

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翼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

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  
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  
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  
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後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  
漢諸縣是明此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  
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  
道並進已入腹心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  
畧其外較爾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

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  
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  
計爾若事勢窮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  
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切痛心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為可圖變  
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城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



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昭王之待郭隗昭

烈於是乃厚待靖

原注史記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

行英邈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  
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橐首安在其可寵先而  
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  
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  
阮非其倫矣裴松之曰郭阮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  
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微  
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阮未為不  
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文  
惟劉翁至于友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  
休之尤盛又識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  
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  
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起越以此為恥以正為蜀郡太  
則荀爽陳紀之傳皆應損棄於世矣

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

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  
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  
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  
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  
耶初孫權以妹妻昭烈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  
百餘人皆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凜凜亮又知昭烈  
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原注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

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  
諷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如亂行之戮夫豈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  
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

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  
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  
內有憂逼故爾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  
討可必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  
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

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

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

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原注裴松之曰蜀與漢中其猶脣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

計畧未展正先發之爾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寔之當言也昭烈嘗與操兵戰勢不利宜退昭烈怒不

肯退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曰孝直避箭正

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昭烈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讐羣臣多諫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議曰初孔明語昭烈以恢復大計謂荊州用武之國益州天府若跨有荆益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乃抱膝長吟之日素定之論討操復漢之規模也統發其幾而法正張松成其謀爾統勸昭烈襲取荊州於坐上劫執劉璋昭烈以為當與操如水火而一之以誠厚矣哉議者猶謂孔明用仁義詐力雜以取天下為失

原注

宋蘇軾論

夫仁義則無詐力詐力則無仁義政猶水火之不

相入惡能雜之哉馬表叨據荆益厭然忘漢僭擬乘與則

亦一操璋琮奉操則亦漢賊也皆王法所必誅孔明相  
昭烈討而有之仁義之師也豈詐力之有哉又謂齊桓  
震矜於葵丘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三分

原注

習氏論

顧松豈以不禮為嫌哉知操必不可奉帝王之真

在昭烈故舉州事之見幾之士也嗚呼統正雖道義不  
足而智謀亞於亮統卒於圍雒之際正沒於取漢中之  
明年使二子不死與亮左右功烈豈止於是天不祚漢  
惜哉



贊曰士无弘雅三畧基霸乘幾挈會義不為詐法正張  
松獻籌効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麋竺

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梁

謹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

止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鄭玄薦乾辟為從事  
後隨從周旋昭烈為曹操所敗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  
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  
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  
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見重如此昭烈定益州  
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雍容風議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列頃之卒

議曰詩守經事而不知權左遷宜矣晉習鑿齒謂創始

之君須大定而後踐天位纂統之主必速建以係衆心

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

原注左氏傳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

原注後漢書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今罷兵請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諸將奏請正號位命有

司設壇場於鄴南即皇帝位昭烈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

欣反正出覩舊物見幾之論也杜微以公孫述視昭烈

自同于譙玄李業介然以為高

原注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平帝時

拜議郎遷中散大夫為繡衣使者王莽居攝縱使者車  
變姓名竄歸家因以隱遁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  
述謂使者曰若立不起使賜毒藥立子瑛泣血叩頭奉家  
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立終于家李業字巨游廣漢  
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王莽居攝去官杜門不  
應州郡命公孫述僭號徵之業固疾不起述遣使持毒  
酒奉詔命以劫業  
業遂飲毒而死

亮開誠心辯正偽喻以討賊次第求  
賢自輔反復以書而微終不悟嗚呼不知統紀而病昭

烈尊曹丕者豈惟微哉千載之下猶謂昭烈之於漢雖

云中山靖王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

原注通鑑

昭烈即位後論

猶宋高祖之稱楚元王後

原注南史宋高祖武  
皇帝諱裕字德興彭

城縣綏興里人也姓劉氏楚漢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

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

原注

五代史南唐李昇字正倫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諱及受吳禪復姓李氏自言唐憲宗子吳王恪之後也

是非難辯非光武之比故不令紹漢氏之統奪而與魏

甚矣偏私之惑也夫高祖沛豐邑亭長爾史臣猶推而

上之以為帝堯之裔而得天統自劉累士會至于豐公

歷數千載系而不絕

原注漢書高帝贊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晉文公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徙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

遷日淺墳墓在豐鮮馬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光武之出自長沙定王及南頓令纔六七世譜牒具在

有徵可案

原注後漢書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也  
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

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  
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

至昭烈之出于中山靖

王又二百餘年孤寄為庶而系不可考爾其為漢室之

胄雖里巷細民皆能道之故關張以死臣事獻帝委之

誅操且後世之臆說豈若孔明之親見孔明方高卧不

起抱膝長吟觀時擇主以奔敗流離異姓之人亟往而

遽從之哉其間昭烈高誼之日久矣一旦見之故慨然  
與論天下事而不少靳謂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首著  
於天下如族屬疏遠而莫能辯果非劉氏之裔孔明其妄  
與乎又謂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不當紹漢室之統孔明  
其如是而言乎於是幡然而改委質臣事非漢室之胄  
帝王之真孔明其從之乎卒使昭烈繼漢稱帝纂承大  
統昭烈既終以討賊自效謂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  
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又謂先帝以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即出關輔繼之以死世歷  
不明統體不正孔明其若是哉昭烈之同符光武不復  
疑矣非宋高祖南唐烈祖之比也近歲余屢入幽都過  
涿郡郡南十里而近曰樓桑廟昭烈故居也廟後大冢  
十餘郡人以為昭烈之先中山靖王之後諸王孫之塋  
故廟昭烈于前以祀之兒童故老婆婆其下指是蔣桑  
竹馬之處稱其義聚至於流涕英靈鬱然搖動草木昭  
烈族屬仍為數十家莫不以帝胄皇孫自處豈東漢之

季猶夫天王敢妄自以為帝室之人乎涿之北三十里而遼唐盧龍節度使劉濟之墳林曰梨園頭丘垤聯亘十餘里其碑各皆大書深刻以為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子孫為遼金大姓曰韓劉馬趙車騎將軍飛有裔孫為僧住幽都聖安寺歲時相與上冢落落焉道刑牲軟血之義親同骨肉自唐迄今去漢殆千六七百年矣而猶不忘其系豈當漢之世遂忘之乎且昭烈以義操以姦權以猾道之所在命之所歸也昭烈固自為正矣又不

在於世歷之明否也識真者鮮醜正寔繁於微乎何誅  
贊曰文休偉器孔明致敬子仲之興昭烈是奉乾雍籍  
宓材咸適用丹楹刻桷締扶皇棟命乃在天統不以地  
於赫昭烈帝室之系有仁有信有禮有義祀漢配天不  
乃僭偽詩微弗與烏足語智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胡濟

楊顥

賴玄  
姚佃

李福

劉巴

馬良

弟諤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何祗

謹案董和傳闕

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常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

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原注漢書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

不之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乃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服以吉知大體

原注漢書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彼誠達于位分

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卒亮垂泣三日而後已賴左零陵人昭烈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以左父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漢嘉王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卒左嗣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丞相亮於漢中早卒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左掾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謀字元泰

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治中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為別駕後代賴恭為太常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姚伉字子緒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轉為參軍亮薨稍遷



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貞誠薦粹延熙五年卒同郡馬勲  
字盛衡馬齊字承伯勲為劉璋書佐昭烈定蜀辟為左將  
軍屬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為

尚書郎建興中為丞相掾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

謹案張飛卒於

昭烈章武二年建興乃末帝年號馬齊不應於此時亮復為飛參軍也此蓋沿陳志之訛飛字疑當作亮

亮為尚書勲齊皆以才幹自顯其信於州黨為亮識拔

不如由云

謹案楊顯賴左姚由志皆無專傳此據楊戲傳贊註為之三人皆嘗為諸葛亮掾屬故合傳云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為書佐西充國

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都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于武功病篤末帝遣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既與亮語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將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為人精實果銳敏于從政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福以

前將軍領司馬卒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議曰董和之亮直清勤濟顯左由之縝密詳審叅署幕

府贊襄事業皆以忠蓋實才為亮所稱公平之政所由立

也李福之請後事亮語以蔣費不復語其次政如高帝之

於蕭曹平勃歿身規模井井不易何其明也

原注漢書上疾甚呂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

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之進規固知大體然周公望道未見其有不得則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當文武成康之際  
而憂勤若是況孔明受命于敗亡之餘以蕞爾蜀欲資  
之以討吳魏不躬親審覈夙夜勤勞安得庶事精練物  
理其本哉所以自罰二十已上親決之不以為疲雖敵  
人亦以食少事煩為虞此孔明之所以忠也遽以陳平  
丙吉太平宰相譏之迂矣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

太守盪寇將軍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  
給軍糧殺之祥與其謀南陽士民怨祥起兵攻之祥與  
戰敗死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  
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  
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

主簿

謹案陳志作主記主  
簿主記二字疑衍

劉先

謹案陳志作劉先主考  
劉先見劉表傳主字衍

欲遣其甥周不疑就巴學巴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  
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

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  
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  
虛何以堪之由是知名荆楚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  
就表卒曹操征荊州昭烈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  
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原注  
零陵

先賢傳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  
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  
六軍繼會昭烈略有三郡巴不得反欲由交州道還京

之也

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

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  
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答曰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  
矣足下更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反此其宜也  
遂適交趾昭烈深以為恨巴至交趾更姓張見太守士燮  
議不合由牂牁道適益州為郡守拘留欲殺之主簿曰  
此非常人不可殺也請自送至州劉璋見之甚喜咨訪  
政事

原注零陵先賢傳劉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

每大事輒以咨訪裴松之曰案劉焉

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璋  
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

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若使討張  
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  
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罪負  
昭烈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為左將軍西曹  
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  
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



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昭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收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昭

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

原注零陵先賢傳是時中夏人情未一閭閻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

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昭烈即位昭

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

武二年卒卒後魏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

君子初甚敬重焉吳張昭嘗謂孫權巴褊隘不當拒張

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為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

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

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原注裴松之曰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

良呼亮為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

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  
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  
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良為左將  
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  
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結昆吾豕韋之勲  
原注夏伯昆  
吾殷伯豕韋  
奇人吉士  
謹案陳志作其人通  
志作奇人與此合  
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  
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

烈即位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  
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昭烈敗  
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昭烈拜良子秉為騎  
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除綿竹  
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  
器異昭烈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謂不然

謹案今志作亮猶不然宋本多以謖  
謂字與此合通志亦有謂字

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原注襄陽記曰建興三  
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

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之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攻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懿

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制舉動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因擊之謖敗走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收謖下獄流涕斬之以謝衆

時年三十九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涕亮親自臨祭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

原注左氏傳楚令尹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

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谷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矣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

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

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

討賊耶

原注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甫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

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謂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謂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太過則達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益已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矣觀亮答蔣琬之言可見其開誠心布公道明罰敕法所以為討賊之規也習氏致責謂當廢法全才誤

議曰劉巴恃才擇君失身於操而終棄昭烈事劉璋而



勸璋拒昭烈及昭烈克益州首下令禁害巴又辟用之  
大哉王者之心天下之度也視操之睚眦賊險一忤必  
銜濫殺名士何啻天壤邪亮之稱巴謂吾不如子初遠  
矣豈真不如哉所謂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馬良  
真純幹任未竟其用沒於敗亡之際惜哉街亭之役敗  
由馬謖罰不阿私亮之明也或謂師責元帥以為闇於  
知人過矣

謹按目錄此下有向朗傳今闕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  
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  
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  
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  
為璋奉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裔還乃  
開門出降昭烈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  
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閬恩信  
著於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閬

遂起趙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  
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會昭烈崩丞相亮  
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  
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  
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乎裔  
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原注漢書  
朱買臣字

翁子吳人也家貧父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其妻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求去買  
臣曰我五十當富貴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爾何  
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買臣為會稽太守入吳界

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呼載後車妻自經死

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

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負罪而歸將  
委命有司若蒙徵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  
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懽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  
悔不能陽愚既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  
安界數十里追者不及既至成都亮以為參軍署府事  
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  
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原注

陳志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憊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裴松之曰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

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孤舊振贍哀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髦嗣

原注字林曰髦忙角反思貌

歷三郡守監軍髦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為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昭烈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

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昭烈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于安南峽口遮即便得矣習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

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  
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  
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情偽  
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于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  
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  
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  
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  
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



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

于憤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柘下營

謹案今志作柘下營通志作陌下宋

本作柘下與此合

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

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

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雙言以相益割骨肉以

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于元儉而君不能忍

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

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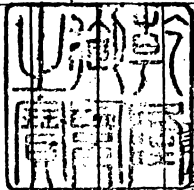
至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  
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  
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何祗傳今闕

議曰向朗幹任內外中乃散廢易而無怨精于問學老  
而益篤君子哉寵尹環列稱為均淑若張裔之機辯楊  
洪之款諒何祗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偽不容  
慄慄自懾是以本根強固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節

制內修外攘共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復見  
于是矣

謹案此卷贊闕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

二十至  
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黃壽齡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膳錄貢生<sub>臣</sub>王兆泰

膳錄監生<sub>臣</sub>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瓛

彭策

李邈

廖立

李嚴

魏

延

楊儀

義例曰凡殺不以罪者如魏吳諸人類為死虐篇封  
策八人皆始於末帝世以罪誅放者故自為列傳云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荆

州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  
時封年二十餘武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  
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宜都太  
守孟達北攻房陵殺其太守蒯祺進攻上庸昭烈遣封  
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為副軍將軍關羽圍樊  
召封發兵封不應又與達不和恃貴陵達達叛降魏與  
魏將夏侯尚等襲封與封書曰古人有言䟽不間親新  
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

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

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

原注史記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商鞅

變法治秦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秦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孝公卒秦惠王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反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家語曾參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

父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

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

原注左氏傳衛宣公燕於

夷姜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

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禦寇

楚平王為太子建娶婦費無忌說王自取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讒建建亡奔宋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爾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



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

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

原注

左氏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無知弑襄公桓公自莒先入

自古有之非

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  
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  
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  
以間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  
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

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  
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  
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  
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  
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  
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虚心側席以德懷遠若  
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  
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

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  
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足下勉之

無使狐突閉門不出

原注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

戰狐突諫曰不可中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舉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封不從申耽弟儀叛封

走成都既而耽亦叛降魏昭烈怒封之不救關羽又陵  
達使叛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  
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

之言昭烈為之流涕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

謹案此傳

書咸熙元年則知末帝紀及后妃傳改炎興二年者非也徙居河東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  
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  
昭烈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末帝立封都鄉侯班位  
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  
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侈靡  
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

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賤謝  
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  
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  
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  
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  
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  
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  
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

有美色琰疑末帝有私呼卒五百搥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彭義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

原注漢書鄭食其為里監

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言六國縱衡時因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此乃

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公稽古皇極

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  
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駟未之備也伏見處士  
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  
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直  
謹案陳志作守  
貞通志作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

召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  
本陳志  
作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義仕

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

義為徒隸會昭烈入蜀沂流北行義欲納說昭烈乃往  
見龐統統與義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義徑上統牀卧謂  
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義坐義又先  
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  
正宿自知義遂並致之昭烈昭烈亦以為奇數令義宣  
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昭烈  
領益州牧拔義為治中從事義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  
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義而內



不能善屢密言昭烈義心大志廣難可保安昭烈既敬

信亮加察義行事意亦稍踈左遷義為江陽太守義聞

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義曰卿才具秀拔主

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

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義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原注揚雄

方言減鰓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裴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

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義罵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

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義言大驚

默然不答。表退具表。表辭於是。收表付有司。表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業。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

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原注裴松之曰分子之厚者義言劉

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義一朝狂悖自求殖

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

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

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

原注他活反

失老語

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

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

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爾寧  
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爾  
昔每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  
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  
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  
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  
僕本心爾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李邕字漢南廣漢人也劉璋時為牛鞞長昭烈領益

州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爾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掾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薨末帝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

不好為殺臣之君皆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  
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隕  
歿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末帝怒下獄誅之弟  
邵字永南昭烈定益州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  
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  
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鎮荊州孫權  
遣使通好于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

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掩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末帝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

子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  
敗徒勞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  
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  
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  
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  
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  
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琄具白其言于諸葛亮亮表立  
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減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



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

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原注亮集有亮

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閒門就敵領巴郡則尤闇昧闇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于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而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于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  
左衽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  
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  
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  
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  
拒昭烈於綿竹嚴率衆降昭烈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  
為捷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

於鄆

原注音淒

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時昭烈在漢中嚴不更

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  
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  
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昭烈徵  
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昭烈疾病嚴與丞相亮並受遺  
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  
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丞  
相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

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  
固滯正方性也其見推如此初亮南征詔賜金鈇鉞一  
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虎賁六十人亮固辭不  
得已受之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以書  
讓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謹案何陳  
志作可望  
足下誨以匡國勉以大義而遽有是邪原注蜀志曰誨  
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之道是  
以未得默也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

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可為莽操之非分坐自

貴大乎

原注蜀志曰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叡還於

故都吾當讓還爵位復命先帝於地下爾

原注蜀志曰若滅魏斬叡

帝還故居與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於是亮始疑嚴之妄八年遷驃

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

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

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

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

軍孤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末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

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又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藻人為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

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  
平參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  
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  
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  
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  
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懿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  
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  
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楊武將軍臣鄧芝行前



監軍征南將軍綏軍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  
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  
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  
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維行  
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閭晏  
行參軍偏將軍臣麋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  
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  
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

綬符策制其爵土詔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與平子豐  
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  
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  
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  
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  
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  
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

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

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

謹案江表傳曰嚴少

為郡職吏用情深苞苟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難可押李鱗甲

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爾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十二年平聞亮薨發病卒平

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豈官至朱

提太守

原注蘇林漢書音義朱音錄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議曰封琰兼自取夷滅刑不為濫立嚴放廢禁錮罰當

其罪政立令行國人畏服東漢刑綱懈弛朝廷日卑終於頽圯故崔寔政論以為治當尚嚴孔明治蜀猛以濟寬知救弊之道也習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

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魏延楊儀傳今闕

議曰延以勇畧為昭烈識拔故每以韓信耿弇當一面

自許

原注漢書張良曰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云云韓信請兵三萬人願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後漢書耿弇請北收上谷兵

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

東攻張步以平齊地云云及平張步車駕至臨淄帝自

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

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延輕不自制而謂亮為怯嗚呼亮豈怯者邪

夫小勇似勇而非勇大勇似怯乃真勇也武王遵養時

晦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不攻而退使紂百克而自斃

原注

史記武王觀兵至于盟津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武王遂東伐紂諸侯咸會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自燔于火而死

紂為小勇而武王為大勇高祖強勉蠖屈頑頓推魯不

與羽角遂巡退避使羽咆哮自償

原注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

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城臬云云漢軍圍項王垓下項王自度

不得脫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乃自刎而死

羽為小勇而高帝為大勇匹

夫猶堅忍就功況天子乎昭烈之遁逃于操屈于呂布

奔走于二袁狼狽于劉表稽留于孫權卒使操畏刃折

敗慨然而復漢亮切于內治緩于出師屢出屢反盤桓

不進及成算定勝然後雜耕渭濱為久駐之基示必討

之勢辱懿巾幗懿不敢出皆屈于一時信于萬世王者

之大勇延豈知之哉且高帝既定三秦關外響應遂將

五諸侯

原注顏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

故韓信得北舉燕趙

光武都于雒陽削平諸僭故耿弇得會車駕當亮之時  
昭烈崩殂孫權掣肘雍闓內訌自關以西未克一郡界  
延萬人其能濟乎況于亮方為湯武之事仗正道明大  
義一用節制正兵其止如山進退如風靜重嚴固閑廓  
弘遠自足滅賊峽關之掩擊鴻溝之反攻帛間金詐  
謀詭計皆所不為

原注漢書沛公與張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峽關下軍良

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乃令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  
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王卒恐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



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云云項羽與漢約中  
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羽解  
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  
而諸侯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之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  
之此養虎自為患也漢王若延者志于功利行險僥倖  
從之遂追羽圍羽垓下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剛愎自用至于殺身烏

足與語是哉儀有幹畧而不知義不能自附廉藺先國

家之急

原注史記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

會出見廉頗引車避匿其舍人羞之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

新喪元帥以私憾殺大將使

孔明不瞑于地下罪浮于延矣

謹案此卷贊闕